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迴五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天竺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傳

不如蜜多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刹帝利父
曰德勝即其國之王蜜多蓋德勝之太子也
誕時宮中有異香氤氳家人奇之然其天性
淳懿少崇佛事初婆舍斯多道化其國尊者

會事因稱疾乞免太子從斯多出家王聽斯
多即宮中爲其剃度會勝僧受之具戒事見
於斯多傳尋從斯多出宮乃得付法其後遊
化至東天竺國先是其國王刹帝堅固信重
長爪外道梵志者及尊者入境外道之徒患
之以告其師曰適知不如蜜多入國其人道
勝恐吾黨不如宜先謀斥之外道即請從其
王登高因西望謂王曰西有妖氣必魔入境
王見之乎王曰不見然則奈之何外道曰此
魔所至家國必衰然爲王計者不如誅之王

曰未見其罪豈忍爲乎外道復進其徒之善
呪者曰其法能動天地此可以禦魔然尊者
已知託以望氣先戒其衆曰我至此城必有
小難汝輩勿驚及見王果詰曰師來何爲尊
者曰我來欲度衆生曰當以何法度何類衆
生曰隨其類而以法度之曰苟有術者師敢
敵乎曰我佛法至正雖天魔不足降之安有
妖術而不敢當耶外道輩聞其語益憤作法
即化一大山凝空將壓尊者尊者遂以指按
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移山却臨其首

外道黨大懼尊者復按地地靜化山亦沒外
道皆羅禮悔過王亦謝之曰吾不識大士乃
令螢火欲爭曜日月是時王新遷其都他日
張大齋落之亦以慰外道欲尊者預會尊者
初不奉命徐觀其地將陷即以神通往之王
見曰師果來耶曰我非應供來欲有所救耳
四五
王曰何救曰此地已爲龍之所有須臾當陷
衆不便去必溺王恐急起其衆去之未遠至
一高原反顧其地果陷淵然成湫王益敬密
多即嚴象駕命尊者偕還其故城因曰余五

日之前嘗夢空中墜一金鎖垂至于地我即舉之今日之事非其應乎尊者亦謂王曰吾昔將至此國嘗夢一奇童持寶蓋趨我之後此必聖人出王所治以相繼傳法王曰下國豈有至人耶曰王無謙是必應之先是其國有婆羅門子幼無父母孑然放達自號瓔珞間里不能測其爲人一日遽發隱語曰神人腳踏土會裏逢龍虎是日趣王來王便隨他去自是出處益不常及王與尊者駕至其舊城之東此子特來迎之禮於駕前尊者語王

曰所謂王國之聖士此其人也尊者即謂瓔珞曰汝記往事乎瓔珞曰我念昔同法會尊者演摩訶般若波羅蜜而我轉甚深修多羅緣當復會故此相候密多謂王曰此子蓋大勢至菩薩降迹爲吾嗣法然其後復出二大士其一先化南天竺而後緣在震旦然其九年却返本國尊者即爲之剃度謂瓔珞曰以前吾談般若汝說脩多羅致今復會便宜以般若多羅爲汝之名當此不如密多化導於東天竺逾六十年矣一旦遂命般若多羅而

迎五

三

告曰昔如來付大法眼藏展轉至我我今用傳於汝汝宜流通勿令其絕聽吾偈曰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爲智

付法已尊者告王曰荷國惠施寧不感之但其化緣殆盡不能久戀仁德吾將往矣王善保之王泣下如雨所親尊者乃於王宮即座化形如日少頃復之呈一十八變以三昧火即自焚之雨金色舍利王後爲金塔以閱之其時當此東晉孝武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傳
般若多羅尊者東天竺國人也姓婆羅門氏幼喪父母孑然匈奴自養遊於閭里時人但以瓔珞童子號之有命之役者不辭勞不論真或問曰汝何姓曰我與汝同姓或曰汝行何急曰汝行何緩人皆不測其然會其國王堅固者與不如密多共駕還其故城尊者遂東出趣其駕前自說昔緣至是尊者之迹大顯密多即攜至王宮他日爲之出家會勝僧受之具戒而尊者之體即發異光未幾密多

果以法眼付之縱其遊化及尊者至南天竺國其國王香至者詔禮於宮中以寶珠施之初王有三子而其志各有所修其長曰月淨多羅者好修念佛三昧其次曰功德多羅者好修福業其次曰菩提多羅者好通佛理以出世爲務至是香至皆命出禮尊者尊者以三子皆好善意欲驗其智之遠近即以王所施珠使各辨之曰世復有加此珠乎其一月淨多羅曰此寶珠最上世無有勝之者也非吾王家孰能致之其二功德多羅亦如其說

四三

四

其三菩提多羅曰此珠世寶未足爲上夫諸寶之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諸光之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諸明之中心明爲上然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明辨於此旣明辨此即知是珠旣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而明法寶然則我師有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嘉其才辨復問曰諸物之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曰

諸物之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
又問曰諸物之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
性最大尊者默喜謂是大法器必爲已嗣其
後會父病既亟輒以手覽空雖左右不能止
菩提多羅因以問尊者曰吾父務善興福平
迎五若未有如其爲心者今感疾恍惚手覽虛空
恐非善終何其報之相反耶我甚惑此尊者
果能釋之願從出家尊者曰此其業之所應
也然物皆有業雖三乘聖人亦不能免之但
其業有善惡耳佛謂人有爲善之至及其終

也報當生天則天光下垂如引輕綵欲其終
者覽之而神隨以上征其光或五色互發者
蓋表其所嚮乃往天界也今汝父手有所覽
是亦報生天上也亦其爲善之明効非不令
終然當其大漸將有天樂異花應之尋如其
言及王崩二子方甚號慟而菩提多羅獨於
喪所端然默坐終朝不興其二兄怪之以問
尊者尊者曰此予入定將有所觀七日當自
起勿驚及菩提多羅定起謂二兄曰我欲觀
父何往而他無所覩但見一日明照天地其

父殯已菩提多羅果告二兄求從尊者出家
尊者知其道緣純熟勢不可沮遂當其師乃
爲安其法名久之遂以法而付囑曰如來大
法眼藏展轉而今付於汝汝善傳之無使斷
絕聽吾偈曰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
花開世界起

已而般若多羅於其座展左右手各放五色
祥光七十餘道尋起身高七多羅樹即以化
火自焚雨舍利不可勝數四衆欽之與其國

之王月淨建浮圖而閟之是時當此宋孝武
帝之世也以達磨六十七年後方宋來算之當在宋孝建元年甲子也

評曰出三藏記所謂不若多羅而此曰般若
多羅又謂弗若蜜多而此曰不如蜜多何其
異耶曰此但梵音小轉蓋譯有楚夏耳然般

若多羅於諸祖獨多識語而後頗驗之豈非
以法自其後而大盛於中國欲有所誌耶將
示聖人之心其所知遠乎

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上
菩提達磨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刹帝利初

名菩提多羅亦號達磨多羅父曰香至蓋其國之王達磨即王之第三子也生而天性高勝卓然不輩諸子雖處家已能趣佛理及般若多羅說法王宮乃得相見尋答般若問珠之義才辯清發稱有理趣般若奇之默許其法器及父狀代遂辭諸兄從般若出家曰我素不顧國位欲以法利物然未得其師久有所待今遇尊者出家決矣願悲智見容般若受其禮爲之剃度曰汝先入定蓋在日光三昧耳汝於諸法已得通量今宜以菩提達磨

爲汝之名會聖僧與受具戒當此其地三震月明晝現尊者尋亦成果自此其國俗因以達磨多羅稱之亦曰菩提王子遂事其師更四十餘載而般若乃以法付之益囑尊者曰汝且化此國後於震旦當有大因緣然須我滅後六十七載乃可東之汝若速往恐衰於日下尊者既稟其命復問般若曰若我東往其國千載之下頗有難耶得大法器繼吾道乎般若多羅曰法之所往其趣法者繁若稻麻竹葦不可勝數然其國當我滅後六十餘

載必有難作水中丈布善自降之然汝至彼南方不可即住蓋其天王方好有爲恐不汝

信聽吾偈曰

路行跨水復逢羊 獨自樓樓暗渡江

日下可憐雙象馬 二株嫩桂久昌昌

尊者又問曰過此已往可得聞乎又曰吾滅

之後一百五歲其復有小難又說偈曰

心中雖吉外頭凶 川下僧房名不中

爲遇毒龍生武子 忽逢小鼠寂無窮

又問曰此後復有事乎白吾滅後一百六十

年未復有小難蓋父子繼作其勢非久可三
五稔耳又說偈曰

路上忽逢深處水 等閒見虎又逢猪

小小牛兒雖有角 青溪龍出總須輸

又問曰所謂法器菩薩此後出乎般若又說

偈曰

震旦雖閻無別路 要假姪孫脚下行

金雞解銜一顆米 供養十方羅漢僧

復曰此吾滅後三百三十載乃應之也又問

曰此後佛法中頗有明斯意而善分別者耶

曰吾滅後三百八十年間乃有比丘暗學而明用又說偈曰

八月商尊飛有聲 巨福來祥鳥不驚
懷抱一雞重赴會 手把龍蛇在兩楹

又偈曰

寄公席帽權時脫 文字之中暫小形
四五
東海象歸披右服 二處蒙恩總不輕

又偈曰

日月並行君不動 郎無冠子上山行
更惠一峯添翠岫 王教人識始知名

曰

高嶺逢人又脫衣 小蛇雖毒不能爲

可中井底看天近

小小沙彌善大機

復曰汝記斯言將驗小難黑衣童子必善釋
之尊者又問曰此後復有難乎曰吾滅後方
六百年不生之樹當作留難然雖難興二人
出現乃自寧靜又說偈曰

復曰大器當現逢雲即登吾何憂乎尊者又
問曰然此人之後復有難乎曰吾滅後四百
六十年間會一無衣之人欲爲魔事又說偈
曰

大浪雖高不足知

百年凡樹長乾枝

一鳥南飛却歸北

二人東往復還西

復曰白衣和尚說法無量若見此識歸而不

嚮又問曰此後復有難乎曰吾滅後二千八
迎五百年間當有四龍起此一難然非爲大也汝

宜知之又說偈曰

可憐明月獨當天

四箇龍兒各自遷

東西南北奔波去

日頭平上照無邊

又偈曰

吾此識詞腰長腳短合掌向天迴頭失伴

身著紅衣又如素綃立在目前還若不見
好好思量水清月現

尊者又問曰此後復有難乎般若多羅復曰
吾滅後三千年間凡有一十二難其間有九
大難此總以一偈記之偈曰

鳥來上高堂欲興白雲入地色還清

天上金龍日月明東陽海水清不清

手捧朱輪重復輕雖無心眼轉惺惺

不具耳目善觀聽身體元無空有形

不說姓字但驗名意尋書卷錯開經

口談恩幸心無情 或去或來身不停

又曰後所有難悉存此一十二句雖復遠記
非汝一世所覩然得真天眼乃可即見般若
多羅既滅尊者稟其言且留本國勉行教化
尊者初與比丘號佛大先者俱出於般若多

羅之門故二人每以伯仲之禮相遇當是皆
盛揚其法時人美之謂開二甘露門方其國
有僧曰佛大勝者輒離其所傳爲六宗分化
諸處其一曰有相宗二曰無相宗三曰定慧
宗四曰戒行宗五曰無得宗六曰寂靜宗然

學者趨之甚多其徒各不下千百尊者常爲
其太息曰國雖有是六衆然其道皆非大至
微我正之其人安得解脫一旦遂以神通往
之初一詣其有相宗所而問之曰一切諸相
何名實相其衆之首曰薩婆羅者答曰於諸
四五

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又問曰一切諸相
而不互者若明實相當何定之答曰於諸相
中實無有定諸相即名爲實又問曰諸相不
定即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答曰我言
不定不定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不然又問曰

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答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答曰不變當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又問曰實相不變變即非相於有無中何名實相於是薩婆羅心即縣解以手指空却問尊者曰此世有相亦能空故當此身力得似此耶尊者曰若解實相即見非實若了非故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在於非相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故名實相次二詣其無相宗所問之曰

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其衆之首曰波羅提者前而答曰我名無相心不現故又問曰汝相不現當何明之答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又問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誰明無故答曰佛入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故知之又問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答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又問曰非三昧者當何明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於是妙悟遽起謝之尊者即爲授記曰汝

證果非遠然國有魔興亦汝伏之次三詣其定慧宗所而問之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其衆之首曰婆蘭陀者前而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又問曰汝之定慧既非一二以何目之名爲定慧答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即不二又問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答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可然矣又問曰慧非定故然可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波蘭陀即廓然開悟致禮伏膺次四詣其戒行宗所而問之

曰汝以何者爲戒云何名行而此戒行爲一爲二其衆之首者名前而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又問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此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答曰我有例外彼以知竟既得通達即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又問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其首者即自省其非拜謝稱韋次五詣其無得宗所而問之曰汝言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

無得得其衆之首曰寶淨者前而答曰我說
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亦得又問曰
既得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何得得答
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
又問曰得既非得非得無得既無所得當得

四五

十二

何得寶淨於此乃昭然發悟次六詣其寂靜
宗所而問之曰汝以何名寂云何能靜其衆
之首者石前而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
諸無染名之爲靜又問曰本心不寂要假寂
寂今已寂故何用寂靜答曰諸法本空以空

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又問曰空空以空
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其首者義屈
遂加敬之自是其六衆皆宗而師之尊者道
聲益揚五天學者莫不沛然歸之尋會其國
王曰異見者實前王月淨多羅之子而達磨
之姪也輒發邪見毀訾佛法曰汝之祖先皆
惑於佛法非得其正今我所爲豈宜踵之遂
於教大作患難尊者憫之曰孺子忝我宗社
乃興惡意此何福家國當爲教之因念前無
相宗有二賢者可使往化然一曰波羅提者

道力將充與王有緣二日宗勝者雖能辯博而德業未臻方自裁所遣而六衆俄各念曰大師達磨素得聖智今法有難盍救之乎尊者即知乃彈指應之衆皆驚曰此吾大師之四五信也當共詣之得神通者各攝六衆少頃皆至列禮座下尊者曰今王致難於我雖如一微塵而起翳佛界然汝等孰能拂之宗勝俄先之曰我雖德寡願往解之尊者曰汝雖辯捷道力未勝恐不能伏王宗勝不奉其言必自往之見王初以真俗二諦與之辨論言皆

不屈及王問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之有道將除邪法汝之有法當伏何物尊者縣知宗勝詞窮謂波羅提曰宗勝不顧吾言今必屈於王汝宜速往助之波羅提奉命以神力疾舉即詣王殿王與宗勝方復證詰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王驚起遂問曰凌虛來者是邪是正波羅提答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詞屈而很傲未已即擯宗勝於山波羅提謂曰王既有

道何斤沙門我雖無解韋王見問王厲聲問
曰何者是佛波羅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
性耶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
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現
在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答曰王若作
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
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現於世當有其八王
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

來修行僅至臨難復不能護法距今百歲何
爲不若死之遂頽然投身於高崖俄有神人
舉一長手承之而置於石上其體無損宗勝
曰我忝出家不能抑王邪意而護持大法死
固宜然何神祐而致此耶韋一言以示其緣
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
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

徧現俱該沙界 收攝在一微塵
識者知是佛性 不識喚作精魂

王悟其說即悔謝前非遂翻然變志從波羅
提求聞法要凡三月奉其討論方宗勝被擯
山中乃自感曰我八十始得正見此二十年

四十五

十四

神人乃說偈曰

師壽於百歲 八十而造非 爲近至尊故
熏修而入道 虽具少智慧 而多有彼我
所見諸賢等 未嘗生珍敬 二十年功德
其心未恬靜 聰明輕慢故 而致至於此
得王不敬者 乃因果如是 自今不踈怠
不久成奇智 諸聖悉存心 如來亦復爾
宗勝聞神之偈乃自責益欲精修誓終世不
復出山是時王問波羅提曰尊者辯慧如是
果師何人波羅提曰我所師出家者即娑羅

寺烏沙婆三藏是也其得法出世師者即王
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稱達磨遽大駭曰吾
叔存耶嘻我不克荷負妄抑聖教累吾尊叔
詔即迎之尊者與使者尋至王宮王泣拜不
能起尊者即爲其說法悔過王因遣使馳詔
宗勝使者奏曰宗勝恥擅投崖死已久矣王
愈憂之以問尊者曰宗勝之死蓋余之咎尊
叔何方爲我免罪尊者曰宗勝非死適在巖
石宴坐耳汝但往取必得之來便去果見道

四十五
王已迎達磨之意宗勝辭不奉命尊者知之

謂王曰此未可起必再命乃至尊者辭王却返其所居曰王益宜興福非久恐有疾作尊者去方七日王果感重疾國醫不能治宗戚近臣以達磨所記有驗意其必能救王即遣使懇請尊者復來時宗勝被詔已至波羅提以王之疾亦來問之二沙門因請於尊者曰王疾已篤生耶死乎大師有何方便爲其救之尊者即離座以手探王之體謂二沙門曰死則必陷惡趣二沙門曰此何以驗之曰吾適以候五蘊法見之耳二沙門曰大師道力

勝異可爲其興何福業得免斯苦尊者即使太子與其權臣大赦囚徒廣放生靈尊者復命炷香爲懺其罪少頃王疾果損稍辨人事謂左右曰我適夢一大蟒極長初吐火逼灼我體尋被一長人以左手持之投於曠地我即清涼遂得起馳出一鐵門於是遂醒王疾既平益得其叔當是達磨化導其國已六十餘載思遵其師之教謀欲東征即以神力往辭般若多羅塔廟復至宮掖告別其王尋知六衆之徒思欲來別尊者即各就其衆之所

化坐寶蓮皆爲說法以慰安之後謂王曰我
於震旦其緣已稔今東去矣善將汝躬保爾
家國王涕之曰余天何不祐使我尊叔去之
王不能留即爲其治裝載以大舶翼日王躬
帥親戚臣屬送於海孺國人觀之者皆泣下

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下

菩提達磨之東來也凡三載初至番禺實當
梁武普通元年庚子九月之二十一日也或
曰普通八年丁未之歲州刺史蕭昂以其事
奏傳燈錄諸家舊說並云達磨來梁在普通元年今按史書普通紙至七年唯令王佑

長曆甲子數或有八歲可疑又皆稱蕭昂以達磨事奏及考昂傳不見其爲廣州刺史唯昂姪蕭勵當時嘗作此州刺史恐昔傳錄者誤以勵爲昂耳前錄國本者既是非不嫌今存其闕疑也不敢輒削且即詔赴京師其年十一月一日

遂至建業法駕出迎之還宮因詔尊者陪坐

正殿帝乃問曰朕嘗造寺寫經大度僧尼必

有何功德尊者曰無功德帝曰何無功德對
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
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對曰淨智妙圓體
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復問曰如何
走聖諦第一義對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

誰對曰不識帝不悟即罷去尊者知其機緣
不契潛以十九日去梁渡江二十三日北趨
魏境尋至雒邑實當後魏孝明正光之元年
也初止嵩山少林寺終日唯面壁默坐衆皆
四五
不測其然俗輒以爲壁觀婆羅門僧未幾洛
十七
有沙門號神光者其爲人曠達混世世亦以
爲不測之人及聞尊者風範尊嚴乃白至人
在茲吾往師之光雖事之盡禮尊者未始與
語光因自感曰昔人求道乃忘其身今我豈
有萬分之一其夕會雪大作光立於砌及曉

而雪過其膝尊者顧光曰汝立雪中欲求何
事神光泣而告曰惟願和尚以大悲智開甘
露門廣度我輩尊者謂之曰諸佛無上妙道
雖曠劫精勤能行難行能忍難忍尚不得至
豈此微勞小効而輒求大法光聞誨乃潛以
刃自斷左臂置之其前尊者復請光曰諸佛
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
在光復問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尊者曰將
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答曰與汝安
心竟光由是有所契悟尊者遂易其名曰慧

可此後學者乃信繙白之衆皆靡然趨於尊者然其聲既振遂聞於魏朝孝明帝嘗三詔不動帝亦高之遂就錫二摩納袈裟金銀器物若干尊者皆讓去凡三返帝終授之居魏方九年尊者一旦遽謂其徒曰吾西返之時至矣汝輩宜各言所詣時有謂道副者先之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尊者曰汝得吾皮有謂尼總持者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尊者曰汝得吾肉有謂道育者曰四大本空五陰

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尊者曰汝得吾骨及慧可者趨前拜已歸位而立尊者曰汝得吾髓尋命之日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囉摩訶迦葉而展轉至我我今以付於汝汝宜傳之無使其絕并授汝此四五

僧伽梨寶鉢以爲法信唯恐後世以汝於我異域之人不信其師承汝宜持此爲驗以定其宗趣然吾逝之後二百年後衣鉢止而不傳法亦大盛當是知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悟理者少雖然濟通密證千萬有餘汝

勉顯揚勿輕未悟聽吾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復謂慧可曰此有楞伽經四卷者蓋如來極
談法要亦可以與世開示悟入今并付汝然
我於此屢爲藥害而不即死之者蓋以茲赤
縣神州雖有大乘之氣而未得其應故久默
待之今得付受其殆有終既而與其徒即往
禹門千聖寺居無何會其城太守楊衒之者
其人素喜佛事聞尊者至乃來禮之因問曰

西土五天竺國師承爲祖其道如何尊者曰
明佛心宗寸無差悞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
問曰祗此一義爲別有耶答曰須明他心知
其古今不竚有無亦非取故不賢不愚無迷
無悟若能是解亦名爲祖衒之復曰弟子業
在世俗罕遇知識四五小智所蔽不能見道願師
十九教之使遵何道果以何心得近佛祖尊者爲
之說偈曰

亦不覩惡而生嫌 亦不觀善而勤指
亦不捨愚而近賢 亦不拋迷而就悟

達大道兮過量

通佛心兮出度

不與凡聖同經

超然名之曰祖

銜之得教忻然禮之曰願師未即謝世益福
群生尊者曰末世其敝惡者滋多我雖久存
恐益致患難增他之罪銜之曰自師至此孰

嘗見傷寒示其人即爲辨之尊者曰言之則
將有所損吾寧往矣豈忍殘人快已而銜之
問之益懇曰非敢損人但欲知之耳尊者不
得已遂說偈曰

江槎分玉浪 菩炬開金鎖 五口相共行

九十無彼我

銜之聞偈再拜而去居未幾尊者乃奄然長
逝其時必後魏幼主釤與孝莊帝廢立之際
耳是歲乃當梁大通之二年也以其年葬於
熊耳山魏遂以其喪告梁梁之武帝即賜寶

帛悉詔宗子諸王以祭禮而供養之太子爲
之文其略曰洪惟聖胄大師荷十力之智印
乘六通而泛海運悲智於梵方拯艱危於華
土其後魏使宋雲者自西域返與達磨相遇
於葱嶺見其獨攜隻履翛然而征雲嘗問曰

大師何往尊者曰西天去即謂雲曰汝主已崩雲聞茫然相別及復命明帝果已歿代雲尋以其事聞於後主孝莊帝帝令發其墳視之唯一革履在焉朝廷爲之驚歎尋詔取所遺之履於少林寺掌之至唐開元中爲好事者竊往五臺僧舍後亦亡之初梁武與尊者遇既機緣不合尋聞其道大顯於魏遂欲碑之尚未暇作及聞宋雲之事益加追慕即成其文其略曰爲玉甌久灰金言未割誓傳法印化人天竺及乎杖錫來梁說無說法如暗

四五

二十

室之燭炬若明月之開雲聲振華夏道邇古今帝后聞名欽若昊天又曰嗟乎見之不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雖一介凡夫敢師之於後其爲帝王仰慕之如此也

評曰佛法被震旦四百八十四年至乎達磨

而聖人之教益驗其道益尊故曰菩提達磨之功德抑又至於摩騰法蘭曰何以然曰教雖開說者萬端要其所歸一涅槃妙心而已矣夫妙心者雖衆經必使離乎名字分別而爲之至然而後世未嘗有能如此而爲之者

及達磨始不用文字不張門戶直以是而傳之學者乃得以而頗至是不亦教之益驗乎其心既傳而天下知務正悟言性命者皆推能仁氏之所說爲之至當不亦其道益尊乎余嘗以是比夫孟子之有德於儒者夫孟子四五之前儒之教豈無道哉蓋其道蘊而未著及二十一軒轅專傳道而儒益尊顯或曰續僧傳以壁觀四行為達磨之道是乎非耶曰壁觀婆羅門者蓋出於流俗之語也四行之說豈達磨道之極耶夫達磨之徒其最親者慧可也其

次道副道育古今禪者所傳可輩之言皆成書繁然盈天下而四行之云亦未始槩見獨曇琳序之耳然琳於禪者亦素無稱縱曇琳誠得於達磨亦恐粗師當時且隨其機而方便云耳若真其道則何祗以慧可拜已歸位而立云汝得吾體此驗四行之言非其道之極者也夫達磨之道者乃四禪中諸佛如來之禪者也經曰觀如來禪者謂如實入如來地故入內身聖智相三空三種樂行故成辦衆生所作不可思議若壁觀者豈傳佛心印

之謂耶然達磨之道至乎隋唐已大著矣爲其傳者自可較其實而筆之安得輒從流俗而不求聖人之宗斯豈謂善爲傳乎曰傳謂達磨六被毒藥乃菩提流支之所致然乎曰此蓋爲寶林傳者未之思也楊銜之堅問祖師不已而爲其說偈事豈有先明言而後發識耶爲是說者蓋後世以流支嘗屈論於達磨意其爲之假令少驗於識亦恐當時黨流支者竊作昔刺客有爲北宗之徒而往害六祖大鑒是豈秀師之意耶方之流支不亦顯

乎吾故鄙而不取或曰子謂達磨四祖所見於僧祐三藏記者然祐死於天監之十七年而達磨當普通元年而方至於梁豈有其人未至先爲之書耶不然何其年祀前後之相反乎曰然實祐先爲之書而達磨後至也若

迎玉
達磨者得法化其天竺既已六十年矣乃東來東來三載方至乎梁是蓋西人傳其事先達磨而至祐之流得以爲書也祐既承其傳

二十二
而爲之宜其書前而人後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契嵩少聞者宿云嘗見古祖圖引梁寶唱續法記所載達磨至梁當普通元年九月也而寶林傳云在普通八年丁未即其年過魏當明帝太和十年然太和非明帝年號又云達磨滅度亦在明帝太和十九年而明帝在位祇十二歲即無十九年又以丁未推之即是明帝末年神獸之歲其歲明帝已崩若果以普通八年丁未十二月過魏即達磨在魏九年默坐少林其歲數不登若以普通元年庚子推之即其事稍

等今取元年庚子爲準其諸家所見八年丁未亦不敢即削且兩存之識者詳焉又以譯禪經之年算達磨此時正年二十七歲其說禪經必在此二十七已前也從此算來以合諸傳記所謂達磨既出家得法後尚隨侍其師四十餘年又依師所囑且在南天竺行化更六十七年又東來在路三年及到中國九年方化去恰是其壽一百五十歲如此則諸家所載達磨支竺兩處事跡稍不差也若以普通八年丁未至

四五

二十三

中國及寶林所載達磨四十年不受國位
以待般若多羅而出家却計其在西隨師
四十餘年及到中國已一百五十歲矣其
在魏九始化却成一百六十餘歲故知
其云四十不受國位及普通八年到梁大
差訛也不可爲準

音釋

璫而宣切江
河邊地也銜熒綱
切釗之遙逢
物贈死切贈孚鳳

永樂北藏

傳法正宗記

第一五五冊